1+m

崔休　裴延儁

袁翻

崔休字惠盛清河人御史中丞逞之玄孫也祖靈和仕劉義隆爲員外散騎侍郎父宗伯世宗初追贈清河太守休少孤貧矯然自立舉秀才入京師與中書郎宋弁通直郎邢巒雍相知友尚書辛雄欽其人望爲長子娉休妹爲嬪以爲當書主客郎

轉通直正員郎兼給事黃門侍郎休好學涉歷
書史公事軍旅之際手不釋卷崇尚先達愛接
後來常參高祖侍席禮遇次于宋鄭之間高祖
南伐以北海王爲尚書僕射統留臺事以休爲
尚書左丞高祖詔休曰北海年少未閑政績百
揆之務便以相委轉長史兼給事黃門侍郎後
從駕南行及車駕還幸彭城汎舟泗水詔在侍
筵觀者榮之世宗初休以弟亡祖父未葬固求
渤海於是除之惟嚴明雅長治體下車先戮豪
猾數人廣布耳目所在姦盜莫不擒翦百姓
之寇盜止息清身率下渤海大治特大儒張吾
貴有盛名於山東四方學士咸相宗慕弟子自
遠而至者恒千餘人生徒既衆所在多不見容
休乃爲設俎豆招延禮接使肄業而還儒者稱
爲口實入爲吏部郎中遷散騎常侍權兼選任
休愛士好士多所拔擢廣平王懷數引談宴並
宗責其與諸王交遊免官後除龍驤將軍洛州
刺史在州數年以母老辭州許之喪行幽州事

徵拜司徒右長史休聰明彊濟雅音斷決幙府
多事辭訟盈几剖判若流殊無疑滯加之公平
清絜甚得時談復除吏部郎中加征虜將軍書
州大中正遷光祿大夫行河南尹肅宗初即位
加平東將軍尋除平北將軍幽州刺史進號安
北將軍遷尚書右僕射東將軍青州刺史青州九郡民單
擾李伯徽劉通等一千人上書訟休德政靈太
后善之休在幽青州五六年皆清白愛民若著
聲績二州懷其德澤百姓思之徵爲安南將
軍度支尚書尋進號撫軍將軍七兵尚書又轉
殿中尚書休久在臺閣明習典禮每朝廷疑議
咸取正焉諸公咸相謂曰崔尚書下意處我不
能異也正光四年卒年五十二贈帛五百匹贈
車騎將軍尚書僕射冀州刺史謚文貞侯休少
而謙退事母孝謹及爲尚書子仲文納丞相雍
第二女女妻領軍元叉長庶子祕書郎稚舒俠
恃二家志氣微改內有自得之心外則陵藉同
列尚書令李崇左僕射蕭寶寅右僕射元欽皆

以雍叉之故每憚下之始休母房氏欲以休女
妻其外孫邢氏休不欲乃違其母情以妻叉子
議者非之休有九子
長子悛字長儒武定中七兵尚書武城縣開國
公
悛弟仲文散騎常侍
仲文弟叔仁性輕俠重衿期歷通宣散騎侍郎
司徒司馬散騎常侍出為驃騎將軍潁州刺史
坐貪汙為御史所劾興和中賜死於宅臨刑賦
詩與諸弟訣別而不及其兄以其不甚營救故
也
叔仁弟叔義孝莊時為尚書庫部郎坐兄悛鑄
錢事發合家逃逸數日叔義遂見執獲時城陽
王徽為司州牧臨淮王或以非其身罪懇為致
言徽不從乃殺之
叔義弟子侃級為中書郎為尚書左丞和
子岳彈糾失官後兼通直常侍使於蕭衍還路
病卒

子侃弟子聿武定朱東莞太守卒
子聿弟子約開府祭酒
休弟寓字敬禮太子舍人早卒贈樂安太守妻
安樂王長樂女晉寧主也貞烈有德行
子長謙好學修立少有令名仕歷給事中仍還
鄉里久之刺史尉景取為開府諮議參軍事晚
頗以酒為損天平中被徵兼主客郎接蕭衍使
張皇等後兼散騎常侍使蕭衍還卒於館豫時
人歎惜之以死王事贈驃騎將軍南青州刺史
裴延儁字平子河東聞喜人魏冀州刺史徽之
八世孫曾祖天明諮議參軍并州別駕祖雙虎河
東太守卒贈平遠將軍雍州刺史謚曰順父崧
州主簿行平陽郡事以平蜀賊丁亚功贈東雍
州刺史延儁少偏孤事後母以孝聞涉獵墳史
頗有才筆舉秀才射策高第除著作佐郎遷尚
書儀曹郎轉殿中郎太子洗馬又領本邑中正
及太子友太子恂廢以宮官例免頃之除太尉
掾兼太子中舍人世宗初為散騎侍郎尋除雍

州平西府長史加建威將軍入為中書侍郎時
世宗專心釋典不事墳籍延儁上疏諫曰臣聞
有堯文思欽明稽古憲天縱多能克文克武營遷謀伐手不釋卷良以經史
義深補益慮廣雖則劬勞不可暫輟斯乃前王
之美實後王之水鏡善足以遵惡足以誡也陛
下道悟自深淵鑒獨得昇法座於宸闈釋覺善
於旨宇凡在聽矚塵蔽俱開然五經治性之模
六籍軌俗之本蓋以訓物有漸應時匪妙必須
先麤後精乘近即遠伏願經書乏覽孔釋兼存
則內外俱周眞俗斯暢後除司州別駕加鎮遠
將軍及詔立明堂群官博議延儁獨著一堂之
論太傅清河王懌時典衆議讀而笑曰子故欲
遠符僕射也兼太子中庶子尋即正別駕如故
加冠軍將軍肅宗初遷散騎常侍監起居注加
前將軍又加平西將軍除廷尉卿轉平北將軍
幽州刺史范陽郡有舊督亢渠徑五十里漁陽

燕郡有故陵諸堰廣袤三千里皆廢毀多時莫能修復時水旱不調民多飢餒延儁謂蹂通舊跡勢必可成乃表求營造遂躬自履行相度水形隨力分督未幾而就溉田百萬餘畝為利十倍百姓至今賴之又命主簿酈惲修起學校禮教大行民歌謠之在州五年考績為天下最延儁繼母隨延儁在薊時遇重患延儁啓求侍母還京療治至都未幾拜太常卿時汾州山胡侍險寇竊正平平陽二郡尤被其害以延儁兼

尚書為西北道行臺節度討胡諸軍尋遇疾勅還三鴈群盜寇掠不已車駕欲親征之延儁乃於病中上疏諫謂盜賊除七在尚書安南將軍徒殿中尚書加中軍將軍轉散騎常侍中書令御史中尉又以本官兼侍中吏部尚書延儁在臺閣守職而已不能有所裁斷直繩也莊帝初於河陰遇害贈都督雍岐豳三州諸軍事儀同三司本將軍雍州刺史子元宜尚書郎中

元直弟劭獻貢舜常侍兄弟並有學尚與父同
時遇害元直贈光州刺史敬獻妻丞相高陽王
雍外孫超贈尚書僕射
延儁從叔桃弓亦見稱於鄉里
子夙字寶興況雅有器識儀望甚偉高祖見而
異之自司空主簿轉尚書左主客郎中時吏部
尚書任城王澄有知人鑒每歎美夙以遠大許
之高祖南伐爲行臺吏部郎仍除征北大將軍
穆亮從事中郎轉爲河北太守以忠恕接下百
姓感之卒於郡年四十三
長子箕字宗模早卒於武平鎮將
箕弟昇之鑒武定末昇之太尉掾鑒司徒右長
史
延儁從祖弟良字元賓起家冷朝請轉北中府
功曹參軍世宗初南絳縣令稍遷并州安北府
長史入爲中散大夫領尚書考功郎中時汾州
性京群胡薛羽等作逆以良兼尚書左丞爲西

北道行臺值別將李德龍爲羽所破良入汾州與刺史汝陰王景和及德龍率兵數千憑城自守賊併力攻逼詔遣行臺裴廷儁大都督章武王融帥都督宗正珍孫等赴援時有五城郡山胡馮宜都賀悅回成等以妖妄惑衆假稱帝號服素衣持白傘白幡率諸逆衆於雲臺郊抗拒王師融等與戰敗績賊乘勝圍城良率將士出戰大破之於陣斬回成復誘道等諸胡令斬送宜都酋又山胡劉蠡升自云聖術胡人信之咸相影附旬日之間逆徒還振德等議欲拔城良不許德龍等乃止景和薨以良爲汾州刺史加輔國將軍行臺如故都督高防來援復敗於百里候先是宮粟貸民未及聚仍值寇亂至是城民大飢人相食賊知倉庫空虛攻圍日甚死者十三四良以飢窘因與城人奔赴西河汾州之治西河自良始也時南絳蜀陳雙熾等聚衆僭號建始王與大都督長孫雅宗正珍孫等相恃不下詔良解州爲慰勞使轉太中大夫本郡申

正孝莊末除光祿大夫佘朱榮宛榮從子天光擁衆關西乃詔良持節假安西將軍潼關都督又兼尚書爲河東悟農河北宜陽行臺以備之前廢帝時除征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尋轉衛將軍又加散騎常侍車騎將軍右光祿大夫轉驃騎將軍左光祿大夫出帝末除汲郡大守孝靜初衛大將軍太府卿天平二年秋卒時年六十一贈使持節都督雍華二州諸軍事史部尚書本將軍雍州刺史謚曰貞又重贈侍中驃騎大將軍尚書僕射餘如故

子叔祉武定末太子洗馬

良從父兄子慶孫字紹遠少孤性倜儻重然諾

粹褐貟外散騎侍郎正光末汾州吐京群胡薛悉公馬牒騰並自立爲王聚黨作逆衆至數万以討之胡賊屢來逆戰慶孫身先士卒每摧其鋒逐深入至雲臺郊諸賊更相連結大戰郊西自旦及夕慶孫貟自突陳賊王關郭康兒賊衆

大潰勑徵赴都除真後於後賊復鳩集北連蠡
外南通絳蜀兇徒轉盛復以慶孫為別將從軹
關入討至齊子嶺東賊帥范多范安族等率衆
來拒慶孫與戰復斬多首乃深入二百餘里至
陽胡城朝廷以此地被山帶河衿要之所肅宗
未遂立邵郡因以慶孫為太守假節輔國將軍
當郡都督民經賊亂之後率多逃竄慶孫務安
緝之咸來歸業永安中還朝除太中大夫尔朱
榮之死也世隆擁衆北渡詔慶孫為大都督與
行臺源子恭率衆追擊軍次太行而慶孫與世
隆密通辜泄追還河内而斬之時年三十六慶
孫任俠有氣鄉曲壯士及好事者多相依附撫
養咸有恩紀在郡之日值歲飢凶四方遊客常
有百餘慶孫自以家粮贍之性雖麤武愛好文
流與諸士學之士咸相交結輕財重義座客常
滿是以為時所稱
子子瑩永安中太尉行參軍
延儁從祖弟仲規少好經史頗有志節起家奉

朝請領侍御咸陽王禧爲司州牧辟爲主簿仍表行建興郡事車駕自代還洛次於郡境仲規備供帳朝於路側高祖詔仲規曰朕開置神畿郡望　重卿既首應司隸美舉復督我名邦何能自致也仲規對曰陛下窮神盡聖應天順民棄彼玄壤來宅紫縣臣方罄心力躍馬吳會冀功銘帝籍勳書王府豈一郡而已高祖笑曰冀卿必副此言車駕達河梁見咸陽王謂曰昨得汝主簿爲南道主人六軍豐贍元弟之寄殊副所望尋除司徒主簿仲規父在鄉疾病棄官赴以違制免父之中山王英征義陽引爲統軍奏復本資於陳戰歿時年四十八贈河東太守謚曰貞無子弟叔義以第二子伯茂爲之後伯茂在文苑傳

叔義亦有學行高祖末除兗州安東府外兵參軍累遷太山太守爲政清靜吏民安之遷司空從事中郎正光五年夏卒時年五十七贈征虜將軍東秦州刺史謚曰宣

子景融字孔明篤學好屬文正光初舉秀才射策高第除太學博士永安中祕書監李凱以景融才學啓除著作佐郎稍遷輔國將軍諫議大夫仍領著作出帝時議考莊謚事遂施行時詔撰四部要略令景融專典音無所成元象中儀同高岳以為録事參軍弟景顏被劾廷尉獄景融入選吏部擬郡為御史中丞崔暹所彈去其貪昧苟進遂坐免官武定四年冬病卒年五十

景融卑退廉謹無競於時雖才不稱學而縝綴無倦文詞汎濫理會處寡所作文章別有録又造鄴都晉都賦云

景顏頗有學尚起家汝南王開府行參軍孝莊初為廣州防蠻別將行廣漢郡事元顥入洛與刺史鄭先護據州起義事寧賜爵保城子以軍功稍遷太尉從事中郎轉諮議參軍孝靜初徙司空長史在宮會機武定二年為中尉崔暹所劾事下廷尉遇疾死於獄年四十五

中規弟子伯珍歷襄威將軍員外散騎郎河西

太守孝靜初為平東將軍滎陽太守宮時年
三十二贈本將軍雍州刺史
延儁族子禮和解褐員外散騎侍郎遷謁者僕
射身長九尺要帶十圍於群衆之中魁然有異
出為陳留太守卒於全紫光祿大夫
延儁族兄聿字外興以操尚貞立為高祖所知
自著作左郎出為北中府長史時高祖以聿與
中書侍郎崔亮並清貧欲以幹祿優之乃以亮
常野王縣聿帶溫縣時人榮之轉尚書郎遷太
尉諮議參軍出為平東將軍滎陽太守卒贈冠軍將軍雍
州刺史
子子袖歿關西
延儁族人瑗字珍寶大和中析屬河北郡少孤
貧而清苦自立太守司馬悅召為中正悅為別
將軍征義陽引為中兵參軍琇夙夜恭勤為悅
所知軍還除奉朝請轉給事中汝南王悅郎中
令悅散費無常每國俸初入一日之中分賜極
意瑤每隨例恒辭多受少伺悅虛竭還來奉貢

悅雖性理不恒然亦相當愛悅遷太尉請爲從
事中郎轉驍騎將軍肅宗未出爲汝南太守本
行轉太原太守屬肅宗崩尒朱榮初謀赴洛瑾
豫其事封五原縣開國子邑三百戶尋行并州
事轉平北將軍朔州刺史孝靜初除衛將軍車騎
雍州刺史興和元年卒年七十二
子夷吾武定末徐州驃騎府長流參軍

表纂字景翔陳郡項人也父宣有才筆爲劉或
青州刺史沈文秀府主簿皇興中東陽州平隋
文秀入國而大將軍劉昶亦提引之言是
祖淑之近親令與其府諮議參軍表濟爲宗室
時孤寒甚相依附及纂兄弟官顯與濟子洗演
遂各凌競洗等乃經公府以相排斥纂少以才
學擅美一時初爲奉朝請景明初李彪在東觀
纂著作佐郎以參史事及
纂爲徐紇所薦彪已解後遷司徒祭酒揚烈將軍尚書殿
紇被徙纂解後遷司徒祭酒揚烈將軍尚書殿
中郎正始初詔尚書門下於金墉中書外省考
論律令纂當直景務紹廷尉監張虎

律博士侯堅固治書侍御史高綽前軍將軍邢
苗奉車都尉程靈虬羽林監王元龜尚書郎祖
瑩宋世景員外郎李琰之太樂令公孫崇等並
在議限又詔太師彭城王勰司州牧高陽王雍
中書監京兆王愉前青州刺史劉芳左衛將軍
元麗兼將作大匠李韶國子祭酒鄭道昭廷尉
少卿王顯等又預其事後除豫州中正是時修
明堂辟雍鼎議曰謹案明堂之義今古諸儒論
之備矣異端競構莫適所歸故不復遠引經傳
採紀雜以爲之證且論意之所同以訓訂
蓋唐虞已事難該悉夏殷已降校可知之
謂典章之極莫知三代郁郁之盛從周斯美制
禮作樂典刑在焉遺風餘烈垂之不朽案周官
考工所記皆記其時事具論夏殷名制豈其紕
繆是知明堂五室三代同焉配帝象行義則明
矣及淮南呂氏與月令同文雖布政班特有堂
个之別然推其體例則無九室之證既而世萎
禮壞法度備殖正義殘隱妄說斐然明堂九室

著自戴禮探緒求源罔知所出而漢氏因之自
欲爲一代之法故鄭玄云周人明堂五室是帝
一室也合於五行之數周禮依數以爲之室德
行疑於今雖有不同時說晒然本制著存而言
無明文欲復何責本制著存是周五室也於今
不同是漢異周也漢爲九室略可知矣但就其
此制猶竊有懵焉何者張衡東京賦云乃營三
宮布教班常複廟重屋八達九房此乃明堂之
文也而薛綜注云房室也謂堂後有九室堂
九室之制非巳異乎斐頠又云漢氏作四維之
不能令各處其辰就使其像可圖莫能通其
居用之禮此爲設虛器也甚知漢世徒欲削滅
周典捐棄舊章改物創制故不復拘於載籍且
鄭玄之詁訓三禮及釋五經異義並盡思窮神
故得之遠矣覽其明堂圖義皆有悟人意察察
著明確乎難奪諒足以扶微闡幽不墜周公之
舊法也伯喈損益漢制章句繁雜既違古背新
又不能易玄之妙矣魏晉書紀亦有明堂祀五

帝之文而不記其經始之制又無垣然可準觀
夫今之基址猶或駭騭高卑廣狹頗與載禮不
同何得以意抑必便謂九室可明月三雍異所
復垂盧蔡之義進退上據何用經通晉朝亦以
穿鑿難明故有一屋之論並非經典正義皆以
意妄作茲為曲學家常談不足以範時軌世皇
代既乘乾統曆得一馭宸自宜稽古則天憲章
文武追蹤周孔述而不作四彼三代使百世可
知豈容虛追子氏放篤之浮說徒損經紀雅誥
之遺訓而欲以支離橫議指畫妄圖儀形宇宙
而貽來葉者也又北京制置未皆允怙繕修草
創以意良多事務禮變所存者無幾理尚宜革
何必仍舊且遷都之始日不遑給先朝規度再
事猶古是以數年之中悛換非一良以永法為
難數改為易何為宮室而屢多因故迹而明堂
辟雍獨遵此制建立之辰復未可知矣既猥班
訪遂輒輕率瞽言明堂五室請同周制郊建三
雍宗依故所庶有合經誼斁失典刑識偏學疎

退懇諮浪後議選邊戍筆翻議曰臣聞兩漢敬言
於西北魏晉備在東南是以鎮邊守塞必寄威
重伐叛柔服寔賴溫良故田叔魏尚聲高於紗
漠當陽鉅平績流於江漢紀籍罔為美談今古
以盛盛德自皇上以鬱朔寡御風凝化遠威厲
秋稍惠霑春露故能使淮海輸誠華陽納貢
詔詢面比屋歸仁懸車劒閣豈伊羈戍讓合
陵侵在茲日然荊揚之牧宜盡一時之王紹
之君尤須當今秀異自比緣邊州郡官至領
壇場統戎階當即用或值饑德凡人或遇貪家
惡子不識字民溫恤之方唯知重役殘忍之法
廣開戍邏多置帥領或用其左右姻親或受人
貨財請屬皆無防寇禦賊之心唯有通商聚斂
之意其勇力之兵驅令抄掠若值彊敵即為奴
虜如有執獲奪為己富其羸弱老小之輩微解
金鐵之工少閑草木之作無不搜營窮壘苦役
百端自餘或伐木深山或耘草平陸販貿往還
相望道路此等祿既不多資亦有限皆收其實

綿給其虛粟窮其力薄其衣用其工節其食綿
冬歷夏加之疾苦死於溝瀆者常十七八焉是
以吳楚間伺審此虛實皆云粮匱兵疲易可乘
擾故驅率犬羊屢犯壇場須臾已來甲冑生蟣
十万在郊千金日費爲弊之深一至於此皆由
邊任不得其人故延若斯之患賈生所以痛哭
良有以也夫潔其流者清其源理其末者正其
本既失之在始庸可止乎愚謂自今已後荆揚
徐豫梁益諸蕃及所統郡縣府佐統軍至千戍
主皆令朝臣王公已下各舉所知必選其才不
拘階級若能統御有方清高獨著威足臨戎信
能懷遠撫循將士得其忻心不營私潤專修公
利者則就加爵賞使久於其任以時褒賚厲其
忠款所舉之人亦垂優異獎其得士嘉其誠節
若不能一心奉公才非捍禦貪惏日富經略無
聞人不見德兵厭其勞者即加顯戮用彰其罪
所舉之人隨事免降責其謬薦罰其僞薄如此
則舉人不得挾其私受任不得孤其舉善惡既

審沮勸亦明庶邊患永消議議攸息矣遭母憂
去職熙平初除冠軍將軍廷尉少卿尋加征虜
將軍後出為平陽太守飜為廷尉頗有不平之
論及之郡甚不自得遂作思歸賦曰日色黯兮
高山之岑月逢霞而成陰望他鄉之阡陌非舊國之池林皆未而蔽月川無
梁而復深悵浮雲之弗限何情懷之難禁於是
雜石為峯峯諸煙共色秀出無窮煙起不極錯飜
花而似繡網遊絲其如織蝶兩戲以相追燕雙
飛而鼓翼怨驅馬之悠悠歎征夫之未息仰乃
臨峻壑坐層阿北眺羊腸詰屈南望龍門嵯峨
疊干重以聳翠橫万里而揚波遠獾鼯與麏麝
走鵾鷁及龜鼉彼曖然兮輩落此邈矣兮關河
心鬱鬱兮徒傷思搖搖兮空滿思故人兮不見
神翻覆兮魂斷斷魂兮如亂憂來兮不散俯鏡
兮白水水流兮漫漫異色兮縱橫奇光兮爛爛
下對兮碧沙上覩兮青岸岸上兮氛氳騄駬霞兮
絳氛風搖枝而為弄日照水以成文行復行兮

川之畔望復望兮望夫君君之門兮九重門余
之別兮千里分願一見兮道尋我意我不見兮君
不聞魄惝怳兮知何語氣繚戾兮獨榮縕彼鳥
馬之無知尚有情於南北雖吾人之固鄙豈忘
懷於上國去上國之美人兮到下邦之鬼蜮形既
同於魍魎心匪殊於螫蠚欲修之而難化何不
殘之亡剋知進退之非可從終朝以默默願生
還於洛濱荷天地之厚德神龜未遷冠軍將軍
涼州刺史時蠕蠕主阿那瓌後主婆羅門並以
國亂來降朝廷問翫安置之所翻表曰謬以非
才忝荷邊任櫬垂訪逮安置蠕蠕主阿那瓌婆
羅門等處所遠近利害之宜竊惟匈奴為患其
來久矣雖隆周盛漢莫能障服衰弱則降富彊
則叛是以方叔召虎不遑自息衛青去病勤亦
勞止或修文德以來之或興干戈以伐之而一
得一失利害相伴故呼韓來朝左賢入侍史籍
謂之盛事千載以為美談至于皇代勃興威駭
四海爰在北京仍梗疆埸自卜惟洛食定鼎伊

濕高車蠕蠕迭相吞噬始則蠕蠕衰微高車則僻遠西北及蠕蠕盛蠕蠕則自救靡暇豐高車則僻遠西北及蠕蠕復振反破高車喪民雜畜絶如綫而高車今能終雪其恥復擯蠕蠕者正由種類繁多不可頻滅故也然關此兩敵即下莊之算得使境上無塵數十年中者抑此之由也今蠕蠕爲高車所討滅外憑大國之威鑒兩主投身暮而至百姓歸誠万里相屬進布朝廷京矜剋復宗社退望庇身有道保其事見雖乃遠秦荒棄不識信順終無純固之節必有孤負之心然興亡繼絶列聖同規撫降鄰附綿經共軌若棄而不受則虧我大德若納而禮待則揖我資儲來者既多全徙內地非直其情不願迎送艱難然夷不亂華殷鑒無遠覆車在於劉石毀轍固不可尋且蠕蠕尚存則高車猶有內顧之憂未暇窺窬上國若蠕蠕全滅則高車跋扈之計豈易可知今蠕蠕雖主奔於上民散於下而餘黨是繫部落猶衆處處蓄布以望今主耳高車亦未能

一時并兼盡令遠附又高車士馬雖衆主甚愚
弱上不制下下不奉上唯以掠盜爲資陵奪爲
業河西捍禦彊敵唯涼州敦煌而已涼州土廣
民希粮仗素鬬爍煌酒泉空虛尤甚若蠕蠕無
復堅立令高車獨擅北垂則西顧之憂亟旦伊
夕愚謂蠕蠕三主皆宜存之居阨那壤於東偏
處婆羅門於西裔分其降民各有攸屬那壤住
所非所經見其中事勢不敢輒陳其婆羅門請
修西海故城以安處之西海郡本屬涼州今
河泉直北張掖西北千二百里去高車所住金
山一千餘里正是北虜往來之衝要漢家行軍
之舊道土地沃衍大宜耕殖非但今處婆羅門
於事爲便即可永爲重戍鎮防西北宜遣一良
將加以配衣 疑 仍令監護婆羅門凡諸州鎮應
徙之兵隨宜割配且戍雖外爲置蠕蠕之
舉內實防高車之策一二年後足食足兵斯固
安邊保塞之長計也若婆羅門能自克厲使餘
燼歸心收離聚散復興其國者乃漸令北轉徙

渡流沙即是我之外藩高車勍敵西北之虞可
無過慮如其妄萌回返覆孤恩背德者此不過爲
逋逃之寇於我何損今不早圖戎心一啓脫先
據西海奪我險要則酒泉張掖自然孤危長河
以西終非國有不圖厥始而憂其終噬臍之恨
悔將何及愚見如允乞遣大使往涼州敦煌及
於西海躬行山谷要害之所親閱亭障遠近之
宜商量士馬校練糧仗部分見定處置得所入
春西海之間即令播種至秋收一年之食使人
復勞轉輸之功也且西海北垂即是大磧野獸
所聚千百爲群正是蠕蠕射獵之處殖田以自
供籍獸以自給彼此相資足以自固今之豫度
微似小損歲終大計其利實多高車豺狼之志
何可專信假令稱臣致款正可外加優納而復
內備彌深所謂先人有奪人之心者也管窺所
陳懼多孟浪時朝議是之還拜吏部郎中加平
南將軍光祿大夫以本將軍出爲晉州刺史垂
多政績孝昌中除安南將軍中書令領給事黃

門侍郎與徐紇俱在門下並掌文翰馳既才學名重又善附會亦爲靈太后所信待是時蠻賊充斥六軍將親討之馳乃上表諫止後蕭寶寅大敗於關西馳上表請爲西軍死亡將士舉哀存而還者并加賑賚後拜度支尚書寅轉都官馳表曰臣往忝門下翼侍帳幄同時流輩皆以出離左右蒙數階之陟唯臣奉辭非但直去黃門令爲尚書後更在中書令下於臣庸朽誠爲濫進之倫正或有未盡寫惟安南之與金紫雖是異品之隔實有半階之校加以尚書清要位遇通顯準秩論資似如少進語望正官人不一金紫時天下多事馳雖外請閑秩而內有求進之心識者恠之於是加撫軍將軍肅宗靈太后曾醼於華林園舉觴謂群臣曰衣尚書朕之杜預欲以此杯敬屬元凱今爲盡之侍座者莫不羨伹馳名位俱重當時貴達咸推與之然獨

善其身無所奬拔排抑後進卒其凌己論者鄙
之建義初遇害於河陰年五十三所著文筆百
餘篇行於世贈使持節侍中車騎將軍儀同三
司青州刺史

嫡子寶首武定中司徒記室參軍

寶首兄叔德武定末太子中舍人飜弟躍語在
文苑傳

躍弟颺本州治中別駕豫州寧軍府司馬而卒

颺弟昇太學博士司徒記室尚書儀曹郎中正
員郎通直常侍颺死後昇通其妻飜慙恚悉爲之
發病昇終不止時人鄙穢之亦於河陰見害贈
左將軍膠州刺史

史臣曰崔休立身有本當官著聞朝之良也裴
脩器業位望有可稱平泰飜文高價重甚當時
之士未多覩

列傳第五十八

劉藻

傅嘏

李神

魏書七十

劉藻字彥先廣平易陽人也六世祖遐從司馬叡南渡父宗之劉裕盧江太守藻淪獵群籍美談笑善與人交飲酒至一石不亂永安中與姊夫李凝俱來歸國賜爵易陽子擢拜南部主書號爲稱職時北地諸羌數万家恃險作亂前後牧守不能制姦暴之徒並無名實朝廷患之以

藻爲北地太守藻推誠布信諸羌感來歸附藻
書其名籍收其賦稅朝廷嘉之遷龍驤將軍雍
州刺史轉秦州刺史秦人恃嶮率多麤暴輕
離城鎮將太和中改鎮爲岐州以藻爲政自宜他叙在任八
年遷離城鎮將太和中改鎮爲岐州以藻爲政自宜他叙在任八
詔曰選曹已用久藻有惠政自宜他叙在任八
雍州人王叔保等三百人表乞藻爲駃奴戍主
城鎮兼先是氐豪徐成楊黑等驅逐鎮將故以
藻代之至鎮擒獲成黑等斬之以徇羣氐震懼
郡縣藻開示恩信誅戮豪横羌氐讋乎守宰是
是始得居其舊所遇車駕南伐以藻爲東道
督秦氐紛擾詔藻還州人情乃定仍與安南將
軍元英征漢中頻破賊軍長驅至南鄭垂平梁
州奉詔還軍乃不果克後車駕南伐以藻爲征
虜將軍督統軍高聰等四軍爲東道別將辭於
洛水之南高祖曰與卿云頭相見藻對曰臣雖
才非古人庶亦不留賤虜高遺牲十觔當釀曲
阿之酒以待百官高祖大笑曰今未至曲阿且

以河東數石賜卿後與高聰等戰敗俱從平州
景明初世宗追録舊勳以藻爲太尉司馬是年
六月卒年六十七贈錢六万
子紹珍無他才用善附會好飲酒結託劉騰
啓爲其國郎中令襲子爵稍遷本州別駕司空
屬以事免官建義初詔復尋除太中大夫永安
三年除安西將軍河北太守還朝父之拜車騎
將軍左光禄大夫出爲黎陽太守所在無政績
天平中坐子尚書郎洪業入於關中棄衆侵亡

伏法

傅永字脩期清河人也幼隨叔父洪仲與張幸
自青州入國尋復南奔有氣幹拳勇過人能手
執鞍橋倒立馳騁年二十餘有友人與之書而
不能荅請於洪仲洪仲深讓之而不爲報永乃
發憤讀書涉獵經史兼有才筆自東陽禁防爲
崔道固城局參軍與道固俱降入爲平齊民父
母並老飢寒十數年賴其彊於人事勤力傭丐
得以存立晚乃被召兼治禮郎詣長安拜文明

太后父燕宣王廟令賜爵貝丘男加伏波將軍
未幾除中書博士又改為議郎轉當書考功郎
中為大司馬從事中郎尋轉都督任城王澄長
史兼尚書左丞王薨慮肅難信言於高祖高
軍平南長史咸陽王禧慮肅之為豫州以永為建武將
祖已選傳脩期為其長史雖威儀不足而文
武有餘矣肅以永宿士禮之甚厚永亦以肅為
高祖眷遇盡心事之情義至穆葦麗鑾遣將魯康
作趙公政衆號一万侵豫州之大倉口肅令永
勒甲士三千擊之時康祚等輩於淮南永舍淮
去十有餘里永量吳楚之兵好以斫營為事也
夜分兵二部出於營外又以賊若夜來必應於
渡淮之所以火記其淺處永既設伏乃密令人
以瓠盛火渡淮南岸當深處置之教之云若有
火起即亦然之其夜康祚公政等果親率領來
斫永營東西二伏俠擊之康祚等奔趨淮水火
互競起不能記其本末遂望永所置之火而涉
渡焉水深溺死斬首者數千級生擒公政康祚

大馬墜淮曉而獲其屍斬首并公政送京師公
岐州刺史超宗之從兄也時裴叔業率王茂
先李定等來侵楚王戍永適還州肅復令大等
之永將心腹一人馳詣楚王戍至即令塡塞外
塹夜伏戰士一千人於城外曉而叔業等至江
於城東列陳將置長圍永所伏兵於左道擊其
後軍破之叔業乃令將佐守所列之陳自率精
甲數千救之永上門樓觀叔業南行五六里許
使開門奮擊遂摧破之叔業進退失圖於是大

老左右欲追之永曰弱卒不滿三千彼精
盛非力屈而敗自隨吾計中耳既不測我之虛
實足喪其膽停此足矣何假逐之獲叔業傘蓋
鼓幕甲仗万餘兩月之中遂獻再捷高祖嘉之
遣謁者就豫州策拜永安遠將軍鎮南府長史
汝南太守良丘縣開國男食邑二百戶高祖每
歎曰上馬能擊賊下馬作露布淮傳脩期其裴
叔業又圍偪陽時高祖在豫州遣永為統軍與
高聰劉藻成道益任等往救之軍將過賊

永曰先深溝固壘然後圖之聰等不從裁營轉
重便擊之一戰而敗聰等棄甲徑奔懸瓠永獨
收散卒徐還賊追至又設伏擊之挫其鋒銳四
軍之兵多賴之以免永至懸瓠高祖俱鎖之聰
藻從為邊民永免官爵而已不經旬日詔曰脩
期在後少有擒殺可楊武將軍汝陰鎮將帶汝
陰太守景明初裴叔業將以壽春歸國密連於
永永具表聞及將迎納詔永為統軍與楊大眼
吳康生等諸軍俱入壽春同日而永在後故秉
生大眼二人並賞列士永唯清河男蕭寶寅將
兼臺援不一士深以為憂詔遣永為統軍領汝陰
陳伯之侵逼壽春公淮為寇時司徒彭城王勰
之兵三千人先援之永揔勒士卒水陸俱下而
廣陵侯元衍同鎮壽春以九江初附人情未洽
淮水口伯之防之甚固永去二十餘里牽舡上
汝南岸以水牛挽之直南趨淮下舡便渡適上
南岸賊軍亦及會時已夜永乃潛進曉達壽春
城下勰衍聞外有軍共上門樓觀望然不意永

至永兔胄乃信之遂引永入勰謂永曰北望以
久恐洛陽難復吾兄不意卿能至也勰令永引
軍入城永曰執兵被甲固敵是求若如教旨便
共殿下同被圍守豈是救援之意遂孤軍城外
與勰并勢以擊伯之頻有剋捷中山王英之征
義陽永為寧朔將軍統軍營長圍遏其南門蕭
衍將馬仙琕連營積糧進規解城圍永謂英曰兵
貴家突意在決戰雅山形要宜早據之英況
長史決永曰機者如神難遇易失今日不往明

為賊有雖每無及英乃分兵通夜築城於
其遠統軍張懷等列陳於山下以防之至曉
琕果至懷等守戰敗築城者悉皆奔退仙琕乘勝
直趨長圍義陽城人復出挑戰永乃分兵付長
史賈思祖令守營壘自將馬步千人南逆仙琕
擺甲揮戈單騎先入唯有軍主蔡三虎副之餘
人無有及者突陳橫過賊射永洞其左股永拔
箭復入遂大破之斬仙琕子仙琕燒營席卷而
遁英於陳謂永曰公傷矣且還營永曰昔漢祖

捫足不欲人知下官雖微國家一帥奈何使虜有傷將之名遂與諸軍追之極夜而返時年七十餘矣三軍莫不壯之義陽既平英使司馬陸希道爲露板意謂不可令永改之永亦不增文彩直與之改陳列軍儀勑置形要而已而英深賞之歎曰觀此經筭雖有金城湯池亦不能守矣還京復封永先有勇爵至县以品不累加賜帛二千匹除太中大夫行秦梁二州事代邢巒鎮漢中後還京師於路除恒農太守非心所樂

時英東征鍾離連表請永求以爲將朝廷不聽永每言曰文淵充國竟何人哉吾獨白首見拘此郡深用扼腕然於治民非其所長故在任無多聲稱不幾解郡還爲太中大夫行南青州事遷左將軍南兗州刺史猶能馳射盤馬鞍鞽時東將軍齊州刺史永嘗登北邙於平坦處驀飛躍馬盤旋瞻望有終焉之志遠慕杜預近好李

沖王肅欲葬附其墓遂買左右地數頃遺勑子
叔偉曰此吾之永宅也永妻賈氏留於本鄉永
至代都娶妾馮氏生叔偉及數女賈後歸平城
無男唯一女馮恃子事賈無禮叔偉亦奉賈不
順賈常忿之馮先永亡及永之卒叔偉稱父命
欲葬北邙賈疑叔偉將以馮合葬賈遂求歸葬
永於所封貝丘縣事經司徒司徒胡國珍奏與
永同經征役感其所慕許叔偉葬焉賈乃邀訴
靈太后靈太后遂從賈意事經朝堂國珍廷不
能得乃葬於東清河又永昔營宅兆葬父母於
舊鄉賈於此彊徙之與永同處永宗親不能抑
葬已數十年矣棺爲桑棗根所遶東去地尺餘
甚爲周固以斧斬斫出之於坎時人咸惜未三
年而叔偉亡

叔偉九歲爲州主簿及長膂力過人彎弓三百
斤左右馳射又能立馬上與人角騁見者以爲
得永之武而不得永之文也

正光中叔偉子豐生龍袞封

傳賢眼本清河人七世祖佃佃子遘石虎太常
祖父融南徙渡河家于磐陽爲鄉閭所重性豪
爽有三子靈慶靈根靈越並有才力融以此自
負謂足爲一時之雄嘗謂人曰何由得人乘之有一人對
曰唯有傳靈慶慶堪乘此馬又有弓一張亦無人
堪引人曰唯有傳靈根可以彎此弓又有數紙
文書人皆讀不能解人曰唯傳靈越可解此文
融意謂其三子文武才幹堪以駕馭當世常密
謂鄉人曰汝聞之不萬虫之子有三靈此圖讖
之文也好事者然之故豪勇之士多相歸附劉
駿將蕭斌王玄謨寇碻磝時融始死玄謨彊引
靈慶爲軍主將攻城攻車爲城內所燒靈慶懼
軍法詐云傷重令左右舉之還營遂與壯士數
十騎遁還斌玄謨命追之左右諫曰靈慶兄弟
並有雄才兼其部曲多是壯勇如彭超戶生之
徒皆一當數十人援不虛發不可逼也不如緩
之玄謨乃止靈慶至家遂與二弟匿於山澤之

間時靈慶從叔乾愛為斌法曹參軍斌遣乾愛
誘呼之以腰刀為信密令壯健者隨之而乾愛
不知斌之欲圖靈慶也既至靈慶間對坐未久
斌所遣壯士執靈慶殺之靈慶將死與母崔訣
言法曹殺人不可忘也靈根靈越奔河北靈越
至京師高宗見而奇之靈越因說齊民慕化青
州可平高宗大悅拜靈越鎮遠將軍青州刺史
靈越北入之後母崔氏遇赦免劉駿恐靈越在
邊擾動三齊乃以靈越叔父琰為冀州治中乾
愛為樂陵太守樂陵與羊蘭隔河相對令琰遣
其門生與靈越婢詐為夫婦投化以招之靈越
與母分離思積遂與靈根相要南走靈越與羊
蘭奮兵相擊乾愛遣船迎之得免靈根差期不
得俱渡臨齊人覺知剋斬殺之乾愛出郡迎靈
越問靈根徐期之狀而靈越殊不應荅但言不
知而已乾愛不以為惡勑左右出車中烏皮袴
褶分靈越代所常服靈越言不須乾愛云汝豈

可著體上衣服見垣公也時垣護之爲刺史靈越奮聲言垣公垣公著此當見南方國主豈垣公也竟不肯著及至丹陽劉駿見而禮之拜員外郎兗州司馬帶魯郡而乾愛亦遷青冀司馬帶魏郡後二人俱還建康靈越意恒欲爲兄復讎而乾愛初不疑防知欲爲作之下以毒藥乾愛飯還而卒後數年而靈越爲太原太守戍升城後舉兵同劉駿子子勛子勛以靈越爲前軍將軍子勛敗靈越軍衆散亡爲劉或將王廣之軍人所擒厲聲曰我傅靈越也汝得賊何不即殺廣之生送詣或輔國府司馬劉勔勔自慰勞詰其叛逆對曰九州唱義豈獨在我勔又問四方阻逆無戰不擒主上不能專任智勇委付子姪致敗之由實在於此皆加以大恩即其才用卿何不早歸天闕乃逃命草間乎靈越荅曰薛公舉兵淮北威震天下然事之始末備皆參預人生歸於一死實無面求活勔壯其意送詣建康劉或欲加原宥靈越

辭對如一終不回改乃殺之豎眼即靈越子也
沉毅壯烈少有父風入國鎮南王肅見而異之
且奇其父節傾心禮敬表為參軍從肅征伐累
有戰功稍遷給事中步兵校尉左中郎將常為
統軍東西征伐世宗時為建武將軍討揚州賊
破之仍鎮於合肥蕭衍民歸之者數千戶後武
興氐楊集義反叛推其兄子紹先為主攻圍關
城梁州刺史邢巒遣豎眼討之集義衆逆戰頻
破走之乘勝追北仍剋武興還洛詔假節行南
兗州事豎眼善於綏撫南人多歸之轉昭武將
軍益州刺史以州初置境逼巴獠給羽林虎賁
三百人進號冠軍將軍及高肇伐蜀假豎眼征
虜將軍持節領步兵三万先討北巴蕭衍聞大
軍西伐遣其寧州刺史任太洪從陰平偷路入
益州北境欲擾動氐蜀以絶運路乘國諱班師
遂扇誘土民奄破東洛除口二戍因此詐言南
軍繼至氐蜀信之翕然從逆太洪率氐蜀數千
圍逼關城豎眼遣寧朔將軍成興孫討之豎次

白護太洪遣其輔國將軍任碩北等率衆一千
邀險拒戰在虎徑南山連亘三營與孫分遣諸
統隨便掩擊皆破之太洪又遣重主邊昭等率
氏蜀三千攻逼興孫柵興孫力戰爲流矢所中
死腎眼又遣統軍姜吾季元從東嶮潛入回
出西崗邀賊之後表裏合擊大破之斬邊昭及
太洪前部王隆護首於是太洪及關城五柵一
時逃散腎眼性既清素不營産業衣食之外俸
祿粟帛皆以饗賜夷酋賑恤士卒撫蜀人以恩
信爲本保境安民不以小利侵竊有掠蜀民入
境者皆移送還本典檢勒部下千宰肅然遠近雜
夷相率款謁仰其德化思爲魏文民矣是以蜀民
請軍者旬月相繼世宗甚嘉之肅宗初屢請解
州乃以元法僧代之益州民追隨戀泣者數百
里至洛拜征虜將軍太中大夫肅衍遣將趙祖
悅入屯硤石以逼壽春鎮南將軍崔亮計之以
緊眼爲持節鎮南軍司法僧既至大失民和肅
衍遣其信武將軍衡州刺史張齊因民心之怨

入寇晉壽頻陷葭萌小劒諸戍進圍州城朝廷
以西南爲憂乃驛徵堅眼於淮南既至以爲右
將軍益州刺史尋加散騎常侍平西將軍假安
西將軍西征都督率步騎三千以討張齊給銅
印千餘須有假職者聽六品已下板之堅眼既
出梁州衍冠軍將軍假道侍梁州刺史王太洪
等十餘將所在拒塞堅眼三日之中轉戰二百
餘里甲不去身頻致九捷土民統軍席廣度等
處邀擊斬太洪及衍征虜將軍楊伏錫等首

張齊引兵西退遂奔葭萌蜀民聞堅眼復爲刺
史人人喜悅迎於路者日有百數堅眼至州白
水已東民皆忘業先是蕭衍信義將軍都統白
水諸軍事楊興起征虜將軍李光宗龔據白水
舊城堅眼遣虎威將軍強虬與陰平王楊太赤
率衆千餘夜渡白水且而交戰大敗賊軍斬興
起首剋復舊城又遣統軍傳景表等火破衍寧
朔將軍王光昭於陰平張齊仍峴白水屯蔗葭
萌聲眼分遣諸將水陸討之齊遣其子朔將軍

費忻督步騎二千逆來拒戰軍主陳洪起力戰
破之乘勝追奔遂瞰夾谷三柵統軍胡小虎四
面攻之三柵俱潰諸葛親率驍勇二万餘人與
諸軍交戰堅眼命諸軍士乱射齊帥帥同時奮擊軍主許暢
斬衍雄信將軍牟興祖軍主孔領周射齊帥帥
於是大破賊軍斬獲甚衆齊乃柵於虎頭山下
賊帥任令崇屯據西郡堅眼復遣討之令崇棄
衆夜遁乃進討察破其三柵斬首万餘齊被重
創奔竄而退小劔大劔賊亦捐城西走益州平
靈太后嘉書慰勞賜驊騮馬一匹寶劔一口堅
眼表求解州不許復轉安西將軍岐州刺史常
侍如故仍轉梁州刺史常侍將軍如故梁州之
人既得堅眼為牧人咸自賀而堅眼至州遇患
不堪綜理其子敬紹檢校不仁聚貨耽色甚為
民害遠近怨望堅聞之徵還京師遣其弟梁州長史錫休儒
巴三州諸軍事鎮西將軍都督梁西益
司馬魚和上庸太守姜平洛等十軍率衆三万
入寇真城堅眼遣敬紹物衆赴之倍道而進至

直城而賊襲據直呂敬紹以賊斷歸路督兼統
軍高徹吳和等與賊安戰大破之擒斬三千餘
人休儒等走還魏興敬紹頗覽書傳微有膽力
而奢淫個儻輕為殘害又見天下多事陰懷異
圖欲杜絶四方擅據南鄭令其妾兄唐嶼倫扇
攬於外聚衆圍城敬紹謀為內應賊圍既合其
事泄露在城兵武執敬紹白賢眼而殺之又賢眼
恥恚發疾遂卒永安中贈征東將軍吏部尚書
齊州刺史出帝初重贈數騎常侍車騎將軍司
空公相州刺史開國如故
長子敬和敬和弟敬仲並好酒薄行傾側勢家
史朝廷以其父有遺惠故也至州聚斂無已好
酒嗜色遠近失望仍為蕭衍將樊文熾攻圍敬
和以城降送於江南後衍以齊獻武王威德日
廣令敬和還國以申和通之意又除北徐州
刺史復以耽酒為土賊掩襲棄城走徵詣廷尉
遇恩免遂廢棄卒於家

乾愛子三寶與房法壽等同劾盤陽賜爵
貝丘子
三寶弟法獻高祖初南叛為蕭鸞右中郎將直
閤將軍從崔慧景至鄧城為官軍所殺
琰曾孫文驥勇果有將領之才隨譽徵伐累
有軍功自彊弩將軍為琅邪戍主朐山內附
徐州刺史盧昶遣文驥守朐山樵采既竭而昶
軍未進文驥遂棄母妻以城降蕭衍後大以南
貨賂光州刺史羅衡衡為渡其母妻
李神恒農人父洪之奏益二州刺史神少有膽
略以氣尚為名早從征役其從兄崇深所知賞
累遷威遠將軍新蔡太守領建安戍主轉寧遠
將軍陳留太守領狄丘戍主頻有軍功封長樂
縣開國男食邑二百戶遷征虜將軍驍騎將軍
直閤將軍蕭衍將趙祖悅率衆據硤石神為別
將率揚州水軍受刺史李崇節度與都督崔亮
行臺僕射李平等攻硤石克之進平北將軍太
中大夫孝昌中行相州事尋正加撫軍將軍假

鎮東將軍大都督建義初除衛將軍時葛榮充斥民多逃散先是州將元鑒反叛引賊後都督源子邕裴衍戰敗被害朝野憂惶人不自保而神志氣自若撫勞兵民小大用命既而葛榮盡銳攻之又不能剋會介朱榮擒葛榮於鄴西事平除車騎將軍以功進爵為公增邑八百通前一千戶元顥入洛莊帝北巡以神為侍中又除殿中尚書仍行相州事東駕還宮改封安康郡開國公加封五百戶普泰元年進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相州大中正永熙中薨天平元年賜使持節侍中驃騎大將軍司徒公冀州刺史子士約襲齊受禪爵例降

史臣曰劉藻傳永豎眼文武器幹知名於時豎眼加以撫邊道尊俗風化尤美方之二子固以優乎抑又魏世之良牧李神據危城當大難其氣槩亦足稱焉

裴叔業
李元護
王世弼
淳于誕
李苗
江悅之
夏侯道遷
席法友

裴叔業河東聞喜人也魏冀州刺史徽之後也三代祖邕晉秦州刺史祖邕白河東居于襄陽父順宗兄叔寶仕蕭道成並有名位叔業少有武幹頗以將略自許仕

郎將諮議參軍蕭鸞見叔業而奇之謂之曰卿有大是志相何慮不大富貴深宜勉之鸞爲豫州引爲司馬帶陳留太守鸞輔政叔業常伏壯士數百人於建業及鸞廢昭文叔業率衆赴之鸞之自立也以叔業爲給事黃門侍郎封武昌縣開國伯食邑五百户高祖南巡車駕次鍾離鸞拜叔業持節冠軍將軍徐州刺史以水軍入淮去王師數十里高祖令尚書郎中裴聿往與之語叔業威飾左右服飾以奢聿曰我在南富貴正如此豈若卿彼之儉陋也聿云伯父儀服誠爲美麗但恨不畫遊耳徙輔國將軍豫州刺史屯壽陽鸞死子寶卷自立遷叔業本將軍南兗州刺史會陳顯達圍建鄴叔業遣司馬李元護率軍赴寶卷其實應顯達也顯達敗而還叔業慮内難未已不願爲南兗以其去建鄴近受制於人寶卷嬖人茹法珍王禮之等疑其有異去來者竝云叔業北入叔業兄子植颺粲等棄母奔壽陽法珍等以其既在疆場急則引魏力

不能制且欲羈縻之自寶卷遣中書舍人裴長穆慰誘之許不復回換叔業雖云得停而憂懼不已遣親人馬文範以自安之計訪之於寶卷雍州刺史蕭衍曰天下之事大勢可知恐無復自立理雍州若能堅據襄陽輒當勠力自保若不爾回面向北不失作河南公衍遣文範報曰群小用事豈能及遠多遣人相代力所不辦少遣人又於事不足意計回惑自無所成唯應送家還都以安慰之自然無患若意外相逼當勠力馬步二万直出橫江以斷其後則天下之事一舉可定也若欲北向彼必遣人相代以河北一地相處河南公寧復得如此則南歸之望絕矣叔業沈疑未決遣信詣豫州刺史薛眞度眞度答書盛陳朝廷風化惟訪入國可否之宜眞度以書示新之美知卿非無款心自不能早決捨南耳但恐臨迫而來便不獲後多賞叔業遲遲數日眞度亦遣使與相報復乃遣子芬之及兄女夫辜伯昕奉表內附景明元年正月世宗詔曰叔業明

敏秀發英歎早悟馳表送誠忠高振古宜加褒
授以彰先覺可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豫雍兗
徐司五州諸軍事征南將軍豫州刺史封蘭陵
郡開國公食邑三千戶又賜叔業璽書曰前後
使返有勑想卿具一二寶卷昏狂日月滋甚虐
遍宰輔暴加戚屬滛刑既逞朝無孑遺國有亡
解之形家無自安之計卿兼茲智勇深懼禍萌
飛翫然高舉去彼危亂朕在念深嘉乃勳前
即羽豫州緣邊諸鎮兵馬行往赴援楊大眼奚
康生鐵騎五千皇言即啓彭城王勰尚書令臨
淮王彧卒十万絡繹繼發將以長驅淮海電擊衡巫
卿其并心勠力同斯大舉殊勳茂績職爾之由
崇名厚秩非卿孰賞并有勑與州佐吏及彼土
人士其有微功片效必加褒異軍未渡淮叔業
病卒年六十三李元護席法友等推叔業兄子
植監州事乃贈開府儀同三司餘如故謚忠武
公給東園溫明祕器朝服一襲錢三十万絹一
十匹布五百匹蠟三百斤

子蒨之字文聰仕肅鸞爲隨郡王左常侍先卒
子譚紹封
譚麤麤險好殺所乘牛馬爲小驚逸手自殺之然
孝事諸叔盡於子道國祿歲入每以分贍妹以
此稱之世宗以譚及高皇后弟貞王肅子紹俱
爲太子洗馬肅宗踐祚轉員外常侍遷輔國將
軍中散大夫卒贈平南將軍豫州刺史謚曰敬
子測字伯源襲歷通直散騎侍郎天平中走於
關西

蒨之弟芬之字文馥長者好施篤愛諸弟仕肅
鸞歷位羽林監入國以父勳授通直散騎常侍
上蔡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戶除廣平內史固辭
不拜轉輔國將軍東秦州刺史在州有清靜之
稱入爲征虜將軍太中大夫徙封山茌縣出爲
後將軍岐州刺史正光末元志西討隴賊軍敗
退守岐州爲賊所圍城陷志與芬之並爲賊擒
送於上卦爲莫折念生所害贈平東將軍青州
刺史

子涉字仲昇襲卒
子僑左襲武定中員外羽林監齊受禪爵例降
芬之弟簡之英之並早卒
英之弟蕃之字幼重性輕率好琴書其內弟柳
諧善鼓琴蕃之師諧而微不及也歷通直散騎
侍即平東將軍安廣汝陽二郡太守卒
叔業長兄子彥先少有志尚叔業以壽春入國
彥先景明二年逃遁歸魏朝廷嘉之除通直散
騎常侍封雍丘縣開國子食邑二百戶出爲趙
郡太守爲政舉大綱而已正始中轉渤海相屬
元愉作逆徵兵郡縣彥先不從爲愉拘執踰獄
得免仍爲沙門潛行至洛愉平敕還郡延昌中
卒時年六十一熙平中贈持節左將軍南青州
刺史諡曰惠恭
子約字元儉性頗剛鯁起家員外郎轉給事中
永平中丹陽太守後襲爵冀州太乘賊起敕爲
別將行渤海郡事後州軍爲賊所敗遂圍郡城
城陷見害年三十六神龜中贈平原太守出帝

時復贈前將軍揚州刺史
長子英起武定末洛州刺史
英起弟威起卒於齊王開府中兵參軍年三十
二贈鴻臚少卿
彥先弟絢楊州治中時揚州霖雨水入州城刺
史李崇居於城上繫船憑焉絢率城南民數千
家汎舟南走避水高原謂崇還北遂與別駕鄭
祖起等送子十四人於蕭衍自號豫州刺史衍
將馬仙琕遣軍赴之崇聞絢反未測虛實乃遣
國侍郎韓万興單舸召之絢聞崇在悵然驚恨
報崇曰比因大水蹔與不免羣情所逼推爲盟
首今大計已爾勢不可追恐民非公民吏非公
吏願早行無犯將士皇來遣從弟寧朔將軍神舟
陽太守謝靈運勒水軍討絢絢率衆逆戰神等
大破之斬其將帥十餘人絢衆奔潰神乘勝尅
柵衆皆潰散絢匹馬單逃爲村民所獲至尉升
湖絢曰吾爲人吏反而見擒有何面目得視公
也投水而死并鄭祖起等皆斬之

植字文遠叔業兄寶子也少而好學覽綜經
史尤長釋典善談理義往還貴賢卷不釋手動至長
永校尉隨叔業率衆佐同謀者多
推司馬李元護監州祕叔業喪閉教命處分皆
友柳玄達楊令寶等數人慮元護非其鄉曲恐
有異志共勸植監州一二日謀不決定唯席法
出於植於是開門納國軍城庫管鑰悉付廉生
詔以植爲征虜將軍兗州刺史崇義縣開國侯
食邑千戶尋進號

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魏文大辭詔曰植開門
以長子昕南叛有司處之大辟詔曰植開門
款子昕愚昧爲人誘脅雖刑書有常理宜矜恤
可特恕其罪以表動誠尋除揚州大中正出爲
安東將軍瀛州刺史還爲龍驤將軍瀛州復除大鴻臚卿遷度
支尚書加金紫光祿大夫植性非柱石所爲無
恒兗州還也表請解官隱於嵩山世宗不許深
以爲怪然公私集論自言入門不後王肅恢恢
朝廷處之不高及爲尚書志意頗滿欲以政事
爲己任謂人曰非我須尚書尚書亦須我辛

激揚見於言色入參議論時對衆官面有譏毀
又表毀征南將軍田益宗言辜衷冀類不應在
百世衣冠之上率多侵侮皆此類也侍中于忠
黃門元昭覽之切齒寢而不奏會韋伯所告植
欲謀廢黜尚書又奏秦羊祉告植姑子皇甫仲達
云受植旨詐稱被詔率合部曲欲圖領軍于忠
臣等窮治辭不伏引然衆證明晒案律在邊合
率部衆不滿百人以下身猶尚斬況仲達公然
在京不稱詔聚衆不可測度按詐僞律詐稱制者死今依衆證處
仲達入死金紫光祿大夫尚書令宗義縣開國侯
裴植身居納言之任爲禁司大臣仲達又稱其
姓名募集人衆雖名仲達切讓無忿懼之心衆
證雖不見植皆言仲達爲植所使召仲達責問
而不告列推論情狀不同之理不可分明不得
同之常獄有所降減計同仲達處植死刑又植
親率城衆附從王化依律上議唯恩裁處詔曰
凶謀既爾罪不合恕雖有歸化之誠無容上議

亦不須待秋分也時干忠專擅朝權既構成其禍又矯爲此詔朝野怨之臨終神志自若遺令子弟命盡盡之後翦落鬚髮被以法服以沙門禮葬于嵩高之陰年五十初植與僕射郭祚都水使者韋僧等同時見害於後祚僧事雲加贈而植追復封爵而已植故吏渤海刁沖上疏訟之於是贈植征南將軍尚書僕射揚州刺史乃改葬植母夏侯道遷之姊也性甚剛峻於諸子皆如嚴君長成之後非衣帢不見未有罪過必束帶伏閤經五三日乃引見之督以嚴訓唯少子衍得以常服見之旦夕温清植在瀛州也其母年踰七十以身爲婢自施三寶布衣麻鞋手執箕箒於沙門寺洒掃植弟瑜粲衍並亦奴僕之服泣涕而從有感道俗諸子各以布帛數百贖兔其母於是出家爲比丘尼入嵩高積歲乃還家植雖自州送禄奉母及贍諸弟而各別資財同居異爨一門數竈蓋亦染江南之俗也植母既老身又長嫡其臨州也妻子隨去分遣數歲

論者譏焉

子悅字道則襲爵

植弟颺壯果有謀略常隨叔業征伐以軍功爲

寶卷驍騎將軍叔業之歸誠也遣颺率軍於外

外以討蠻梵爲名內實備寶卷之衆景明初以

颺爲輔國將軍南司州刺史擬戍義陽封義安

縣開國伯邑千戶詔命未至爲賊所殺贈冠軍

將軍進爵縣侯餘如故世宗以颺勳効未立而

卒其子烱不得襲封肅宗初烱行貨於執事乃

封城平縣開國伯食邑六百戶

烱字休光小字黃頭頗有文學善事權門領

元叉納其金帛除鎮遠將軍散騎侍郎揚州大

中正進伯爲侯改封高城縣增邑一千戶景平永

尚書右丞出爲東郡太守孝昌三年爲城民所

害贈散騎常侍鎮東將軍青州刺史開國如故

謚曰簡

子斌襲武定中廣州長流參軍齊受禪爵例降

颺弟瑜字文琬初拜通直散騎常侍封下密縣

開國子食邑三百戶尋試守滎陽郡坐虐暴叔
人免官後徙封灌津子卒於渤海太守年四十
五贈平南將軍豫州刺史謚曰定
子堪字靈淵襲爵歷尚書郎與和中坐事免
爵除
瑜弟粲字文寶景明初賜爵舒縣子沈重善風
儀頗以驕豪爲失歷正平恒農二郡太守高陽
王雅曾以事屬粲粲不從雅甚爲恨後因九日
馬射粲不起雅[illegible]

[illegible]

脩謁粲舍怒待之移刻神情閑邁舉止抑揚雅目
之不覺解顏及坐定謂粲曰相愛舉動可更爲
一行粲便下席爲行從容而出坐事免官後出
京闈粲善自撙置欲觀其風度忽令傳詔就家
急召之須臾之間倏忽者相屬合家怔懼不測所
以粲更恬然神色不變世宗歎異之時僕射高
肇以外戚之貴勢傾一時朝士見者咸望塵拜
謁粲候肇惟長揖而已及還家人尤責之粲曰
何可自同凡俗也又曾詣清河王懌下車始進

便屬暴雨粲容步舒雅不以露濡改節懌乃令人持蓋覆之歎謂左右曰何代無奇人性好釋學親升講座雖持義未精而風韻可重但不涉經史終爲知音所誚耳世宗未除前將軍太中大夫揚州大中正遷安南將軍中書令肅宗釋奠以爲侍講轉金紫光祿大夫後元顥入洛以粲爲西兗州刺史尋爲濮陽太守崔巨倫所逐棄州入山高山前廢帝初徵爲驃騎將軍左光祿大夫復爲中書令後正月晦帝出臨洛濱粲起於御前再拜曰今年還節美聖駕出遊臣幸參陪從豫奉醽醁不勝忻戴敢上壽酒帝曰昔歲北海入朝暫竊神器具聞爾日鄉戒之以酒今欲使我飲何異於往情粲曰北海志在沉湎故諫其所失陛下齊聖温克臣敢獻微誠帝曰實乃憂德甚愧來譽仍爲命酌出帝初出爲驃騎大將軍滕州刺史屬時亢旱士民勸令禱於海神粲憚違衆心乃爲祈請直擐胡床舉杯而言曰僕白君左右云前後例皆拜謁粲曰五嶽視

三公四瀆視諸侯安有方伯而致禮海神也卒不肯拜時青州叛賊翔受蕭衍僞署寇亂三齊黎唯高談虛論不事防禦之術翔乘其無備掩襲州城左右白言賊至黎云豈有此理左右又言已入州門黎乃徐云臥王可引上廳事自餘部衆且付城外其達時變如此尋爲翔所害送首蕭衍時年六十五

子含字文若貞外散騎侍郎

黎弟衍字文舒學識優於諸兄才行亦過之事親以孝聞兼有將略仕蕭寶卷至陰平太守景明二年始得歸國授通直郎行欲辭朝命請隱嵩高乃上表曰臣幸乘昌運得奉盛化沐藉炎風餐佩唐德於生於運已溢已榮但攝性乖和恒苦虛弱比風露增加精形侵耗小人愚懷有願閑養伏見嵩岑極天苞育名草脩生救疾多遊此山臣質無靈分性乖山水非敢追踵輕舉駑騂高蹤誠希藥此沉痾全養禀氣耳若所療微痊庶偶影風雲永歌至德荷衣葛屨栽營已

整搖策納疑便陟山途謹附陳聞乞垂昭許詔
曰知欲養痾中岳綠石嵩巔栖素雲根餌芝清
蹤騰跡之操深用嘉但治缺古風有愧山客
耳既志往難裁嘉容有抑便從來請世宗之末
行稍以出山干祿執事肅宗除散騎侍郎行河
內郡事尋除建興太守轉河內太守加征虜將
軍遭母憂解任衍歷二郡廉貞寡欲善撫百姓
民吏追思之孝昌初詔衍還將曹敬宗冦荊州
蠻應之大路斷絕都督崔暹率數萬之衆盤
相魯陽不能前討荊州危急朝廷憂之詔衍爲
別將假前將軍與相農太守王羆率軍一萬出
武關以救荊州賊逆戰於淅陽衍大破之賊遂
退走荊州圍解除使持節散騎常侍平東將軍
假安東將軍北道都督鎮鄴西之武城封安陽
縣開國子食邑三百戶時相州刺史安樂王鑒
潛圖叛逆衍覺其有異密表陳之尋而鑒所部
別將秘宗馳驛告變乃詔衍與都督源子邕李
神軌等討鑒平之除撫軍將軍相州刺史假鎮

北將軍北道大都督進封臨汝縣開國公增邑
千二百戶常侍如故仍詔衍與子邕北討葛榮
軍次陽平之東北漳曲賊來拒戰衍軍敗見害
朝野人情莫不駭惋贈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司
空相州刺史
子嵩襲武定中河內太守齊受禪爵例降又天
水冀人尹挺仕蕭鸞以軍勳至陳郡太守遂
與叔業參謀歸誠景明初除輔國將軍南司州
刺史擬成義陽亦封宋縣開國伯食邑八百戶

轉冠軍將軍東郡太守朱拜而卒賜布帛一百
匹贈本將軍涇州刺史
子循歷太原太守
循弟彖饒安令遼西太守兄弟皆有政事才時
河東南解人柳玄達頗涉經史仕蕭鸞歷諸
王參軍與叔業姻婭周旋叔業之鎮壽春委以
管記及叔業之被猜疑將謀獻欵玄達贊成其
計前後表啓皆玄達之詞景明初除輔國將軍
司徒諮議參軍封南頓縣開國子邑二百戶二

年秋卒時年四十三後改封夏陽縣邑戶如先
玄達曾著大夫論備陳叔業背逆歸順契闊危
難之旨又著喪服論約而易尋文多不録
子綏襲武定中東太原太守齊受禪爵例降綏
弟遠字季雲性麤踈無拘檢時人或謂之柳癡
好彈琴耽酒時有文誄爲蕭宗挽郎出帝初除
儀同開府參軍事放情琴酒之間每出迎家人
或問有何消息荅云無所聞縱聞亦不解元象
二年客遊項城遇患卒時年四十

玄達弟玄瑜景明初除正員郎轉鎮南大將軍
開府從事中郎帶汝陰太守延昌二年卒年五
十五

子諧頗有文學善鼓琴以新聲手勢京師士子
翕然從學除著作佐郎建義初於河陰遇害時
年二十六又武都人楊令寶有膂力善射仕蕭
鸞數爲小將征戰著效至譙郡太守遂參叔業
歸誠之謀景明初除輔國將軍南兗州刺史擬
戍淮陰封甯陵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在淮南

征戰累著勞捷徵拜冠軍將軍試守京兆內史
卒追封邵陵縣開國子邑二百戶賜帛三百匹
贈征虜將軍華州刺史
子彪襲爵永熙中征虜將軍中散大夫齊受禪
例降

令寶弟令仁亦隨令寶立效前將軍汝南內史
又京兆杜陵人韋伯昕學尚有壯氣自以才智
優於裴植常輕之植疾之如讎即彥先之妹壻
也叔業貳其有大志故遣送子北為質景明
初封雲陵縣開國男食邑二百戶拜南陽太守
數歲坐事免父之拜員外散騎常侍加中壘將
軍延昌末告尚書裴植謀為廢黜植坐死後百
餘日伯昕亦病卒臨亡見植為祟口云裴尚書
死不獨見由何以見怒也其叔業爪牙心膂所
寄者裴智淵左中郎將封濜儀縣王昊左軍將
軍封南汝陰縣趙華右中郎將封西宋縣並開
國男食邑各二百戶李道真右軍將軍封睢陽
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胡文盛右軍將軍封剛陽

縣魏承祖右軍將軍封平春縣並開國子食邑
各三百户
承祖廣陵寒人也依隨叔業爲趨走左右壯健
善事人叔業待之甚厚及出爲州以爲防閤善
撫士卒兼有將用自景明以後常爲統軍南北
征伐累有戰功歷太守至光禄大夫安南
將軍蕭衍遣將圍義陽士民應之三關既陷州
城時甚縣急以承祖持節行撫軍將軍率師討
之大破賊衆解義陽之圍還復三關遂爲名將
終於并州刺史衣冠之士預叔業勳者安定皇
甫光北地梁祐清河崔高客天水閻慶胤河東
柳僧習等
光美顋髯善言笑仕蕭鸞以軍勳至右軍將軍
入國爲輔國將軍假南兗州刺史卒於渤海
太守
兄椿齡辞安都壻也隨安都於彭城内附歷位
司徒諮議岐州刺史光未入朝而椿齡先卒
椿齡子璋鄉郡相

璋弟瑒爲司徒胡國珍所拔自太尉記室超遷
吏部郎性貪婪多所受納贓賕吏官皆有定價
後以丞相高陽王雍之壻超拜持節冠軍將軍
豫州刺史爲政殘暴百姓患之罷州後仍遇風
病父之除安南將軍光祿大夫太昌初卒年五
十八贈衛大將軍尚書左僕射雍州刺史
子長卿司州主簿祕書郎中太尉司馬
祐叔業之從姑子也好學便弓馬隨叔業征伐
身被五十餘創景明初拜右軍將軍賜爵山桑
子出爲北地太守清身率下甚有治稱歷驍騎
將軍太中大夫右將軍從容風雅好爲詩詠常
與朝廷名賢汎舟洛水以詩酒自娛遷光祿大
夫加平北將軍端然養志不歷權門出爲平西
將軍京兆内史當世歎其抑屈卒官贈本將軍
涇州刺史
高客博學善文札美風流景明初拜散騎侍郎
出爲揚州開府掾帶陳留太守卒官
慶胤父汪參薛安都平北將軍事安都入國聽

汪還南慶亂博識洽聞善於談論聽其言說不覺忘疲景明初為李元談輔國府司馬卒於敷城太守

僧習善隸書敏於當世景明初為裴植征虜府司馬稍遷北地太守為政寬平氐羌悅愛肅宗時至太中大夫加前將軍出為頓川太守卒官

夏侯道遷譙國人少有志操年十七父母為結婚韋氏道遷云欲懷四方之志不願取婦家人咸謂戲言及至婚日求覓不知所在於後訪問乃云逃入益州仕蕭鸞以軍勳稍遷至前軍將軍隨王蕭至壽春遣道遷守合肥蕭衍道遷與軍輔國將軍隨裴叔業至壽春為南譙太守兩家雖為姻好而親情不協遂單騎歸國拜驍騎將軍二州刺史鎮南鄭黑請道遷為長史帶漢中郡會黑死衍以王鎮國為刺史來至而道遷陰圖歸順先是仇池鎮將楊靈珍阻兵支叛戰敗南奔衍以靈珍為征虜將軍假武都王助戍漢中

有部曲六百餘人道遷憚之行時又遣其左右
吳公之等十餘人使南鄭道遷乃僞會使者請
靈珍父子靈珍疑而不赴道遷乃殺使者五人
馳擊靈珍斬其父子并送使者五首於京師江
悅之等推道遷爲持節冠軍將軍梁秦二州刺
史道遷表曰臣聞知機其神趨利如嚮臣雖不
武敢忘機利伏惟陛下澤被區宇德濟蒼生八
表同忻品物咸賴臣頃亡蟻戎貝匹馬歸闕自斯
搏噬釐端冊款但中於書詩陽橫爲韋纘所謗理
之曲直並是楊集朗王秉所悉臣實愚短豈能
自安便逃竄江吳苟存視息蕭衍梁州刺史莊
正黑與臣早舊申臣爲長史值黑亡歿專任天
時系願機會在茲遇武興私署侍郎鄭洛生來
此臣即披露誠款與其共契機要報武興王楊
紹先并其中叔集起等請其遣軍以爲腹背即
遣左天長由寒山路馳啓復會通直散騎常侍
臣集朗還至武興臣聞其至知事必剋集朗果
遣鄭石留使至臣閒密參機舉會有蕭衍使人

吳公之至知臣懷誠將歸大化遂與府司馬嚴
思撫恭典籤吳宗肅王勝等共楊靈珍父子密
相搆結期當取臣臣幸先覺悉得殘思恭等臣
即遣鄭禩馳告集朗急求軍援而武興軍未到
之門蕭衍白馬戍主尹天寶不識天命固執愚
迷乃率部曲驅掠民丁敢爲不逞臣即遣軍主
江悅之率諸軍主席靈坦龐樹等領義勇應時
討撲而樹銳氣雖挫冀或違悅之節度輕進失脫天
寶因此直到南鄂州城梁秦土庶會云皆
棘以義逼臣勸爲刺史須籍此威鎮靖內外臣
赤誠奉國苟取濟事輒捐小跡且從權宜假當
州位重遣皇甫選由斜谷道以事啓聞臣即親
率士卒四日三夜交鋒苦戰武興之軍乘虛躡
後天寶兇徒因宵鳥散進既摧破退失巢穴潛
捨軍衆依山傍險突入白馬集朗與二弟據
甲冑率其所領登即擒斬戍內戶口即放還民
斯宙皇威遐振罪人授首凶狡時殄公私慶快
非但梁秦竭力寔關集朗赴接之機臣前已遣

軍宝杜法先還洵陽構合徒黨誘結鄉落令晉壽太守王僧承王文叅等漸至西關共興大義當今庸蜀虛弱楚鄧懸危開拓九區掃清六合形要之利在於此時進趣之略願速勑分臣以隨宜猥當推舉事定之後便即東身馳歸天闕但物情草創猶有參差蕭衍魏興太守范珣安康太守范巡共前巴西太守姜脩屯聚川東尚規舉爰叅詣遣討龍驤具於別啓集朗兄弟並議曰臣往日歸誠披盡心力超蒙榮奬灰殞罔報但留臣權相綏奬須得撲滅珣等便即首路伏願聖慈特垂鑒照謹遣兼長史臣張天亮奉表略聞詔曰得表聞之將軍前職機運已投誠款而中逢猜間致有播越復翻然風返建茲殊效忠貫古烈義動遐邇漢鄭既開勢翦庸蜀混同之畧方自斯始攄凶掃惡何快如之想餘黨悉平西南清盪經筭淹朔當有劬勞所請軍宜別勑一二又賜道遷璽書曰得表具誠節之懷卿忠義夙挺期委自昔中有書因以致乖舛知能乘

機豹變翻然改圖奬率同心萬里投順遠舉漢中爲開蜀之始洪規茂略深有嘉焉今授卿持節散騎常侍平南將軍豫州刺史豐縣開國侯食邑一千戶并同義諸人皋有別授王師數道絡繹電邁遣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征梁漢諸軍事鎮西將軍尚書邢巒指授節度卿其善建殊効稱朕意焉道遷表受平南常侍而辭豫州豐縣侯引裴叔業公爵爲例世宗不許道遷自南鄭來朝京師引見於太極東堂免冠徒跣謝曰

臣在壽春遭韋纘之酷刑中控無所致此猖狂是

殷之來希酬昔遇動微恩重有覩心顏世宗曰卿建爲山之功一簣之計何足謝也道遷以賞報爲微遂巡不拜詔曰道遷至止既淹未恭州封可勑吏部速令召拜道遷拜日詔給百五十人供尋改封濮陽縣開國侯邑戶如先歲餘頻表解州世宗許之除南兗州大中正不拜道遷雖學不淵洽而歷覽書史開習人牘札翰往還甚有意理好言宴務口實京師珍羞圈不畢有

於京城之西水次市地大起園池植列蔬果延致秀彦時往游適妓妾十餘常自娛樂國秩歲入三千餘匹專供酒饌不營家產每誦犯驩詩曰坐上客恒滿樽中酒不空餘非吾事也識者多之出為散騎常侍平西將軍華州刺史轉安東將軍瀛州刺史常侍如故為政清嚴善禁盜賊熙平年病卒年六十九贈撫軍將軍雍州刺史贈帛五百匹謚曰明侯初道遷以扶漢中歸

不許靈太后臨朝道遷重求分封太后大奇其意議欲更以三百户封頼興會卒遂寢道遷不娉正室唯有庶子數人長子夬字元廷歷位前軍將軍鎮遠將軍南蛮州大中正史性好酒居喪不戚醇醪肥鮮不離於口洁買歛嗽多所費用父時田園皆賣略盡人閒債負數猶千餘匹穀食至常不足弟妹不免飢寒初道遷知史好酒不欲傳授國封史未亡前忽夢見征虜將軍房世寶來至其家直上

廳事與其父坐屏人密言史心驚懼謂人曰世
實至官閒必擊我也尋有人至云官呼郎隨召
即去遣左右杖之二百不勝楚痛大叫良久乃
寤流汗徹於寢具至明前涼城太守趙皐詣之
見其衣濕謂史曰卿昨夕當大飲潑衣如此史
乃具陳所夢先是行酣餘祕書監鄭道昭暴病卒
史聞謂皐曰人生何常唯當縱飲耳於是昏酣
遂旬餘夢後二日不能言針之乃得語而猶虛劣
其從兄弟等並營視之皆言危而獲振俄而心
閉族轉而死爲洗浴者視其尸體大有杖處青
赤隱起二百下許贈鉅鹿太守初史與南人辛
諶庾道江文遙等終日遊聚酣飲之際恒相謂
曰人生局促何殊朝露坐上相看先後之間耳
脫有先亡者當於良辰美景靈前飲宴儻或有
知庶共歆饗及史亡後三月上巳諸人相率至
史靈前酌飲時日晚天陰室中微闇咸見史在
坐衣服形容不異平昔時執杯酒似若獻酬但
無語耳時史家客僧明心有畏恐披簾欲出

便即僵仆狀若被歐史從兄欣宗云今是節日
諸人憶弟疇昔之言故來共飲僧明何罪而被
顯責僧明便寤而欣宗鬼語如史平生并怒家
人皆得其罪又發摘陰私竊盜咸有次緒史妻
裴植女也與道遷諸妾不穆訟閙徹于公庭
子籍年十餘歲襲祖封已數年而史弟脊等言
其眇目癲疾不任承繼自以與史同庶已應紹
襲尚書奏籍承封元象中平東將軍太中大夫
齊受禪例降

奚道遷兄子也位至盧陽太守

李元護遼東襄平人八世祖胤晉司徒廣陵侯
胤子順瑜及孫沈志皆有名官沈孫根慕容寶
中書監根子後智等隨慕容德南渡河居青州
數世無名位三子齊豪門多輕之元護以國家平
齊後隨父懷慶南奔身長八尺美鬚髯少有武
力仕蕭道成歷官馬頭太守後軍將軍龍驤將
軍雖以將用自達然亦頗覽文史習於簡牘高
祖至鍾離元護時在城中爲書開慰徐州刺史薛

惠休奉使詣軍高祖見而喜之後爲裴叔業司
馬帶汝陰太守叔業歸順元護督領其謀及叔
業疾病外内阻貳元護率上下以俟援軍壽
春克定元護頗有力焉景明初以元護爲輔國
將軍齊州刺史廣饒縣開國伯食邑一千戶便
道述職其年入朝尋以州民柳世明圖爲不軌
元護馳還歷城至即擒珍誅斬所加微爲濫酷
值州内飢儉民人困敝士忘存隱恤表請賑貸蠲
其賦役但多有部曲時侵爲擾城邑吉之故不
得爲良刺史也三年冬十二月年五十一病前月餘
京師無故傳其凶問又城外送客亭柱有人書
曰李齊州死網佐餓鬼加者見而拭之後復如此
元護妾妓十餘聲色自縱情慾既甚支骨消削
鬚長二尺一時落盡贈亞東將軍青州刺史元
護爲齊州經拜舊墓巡出故宅饗賜村老昔大不
欣暢及將亡謂左右曰五嘗以方伯簿位至青州
士女屬目若喪過吉不旺不可不好設儀衛哭
泣盡哀令觀者改容已家人遵其誡

子會襲正始中降爵爲
宣威將軍給事中會監
清河房伯玉女也甚有姿色會不荅之房乃通
於
子景宣襲天平中除給
房遂如夫婦積十餘年
元護弟靜景明初以歸
忍兄二未斂便剥脫諸
州內史天水太守

靜子鉉羽林監
元護從叔恤卒於東代郡太守
子璥之
席法友安定人也祖父南奔法友仕蕭鸞以
力自効軍勳稍遷至安豐新蔡二郡太守建安
成主蕭寶卷遣胡景略代之法友遂留壽春與
叔業同謀歸國景明初拜冠軍將軍豫州刺史
苞信縣開國伯食邑千戶始叔業卒後法友與
裴植追成叔業志淮南剋定法友有力焉尋轉

冠軍將軍華州刺史未拜改授并州刺史歲餘
代還蕭衍遣將楊公則寇揚州假法支征虜將
軍以討之法支未至而公則敗走後假法支前
將軍持節爲別將出淮南欲解朐山之圍法支
始渡淮而朐山敗沒遂停散十年恬靜自處不
競勢利世宗末以奉將軍除濟州刺史在州廉
和著稱又徙封梁氏蕭宗初拜光祿大夫熙平
二年卒贈平西將軍秦州刺史贈帛三百匹謚

子景通襲善事元叉兼以貨賂叉父繼繼爲司
空引景通爲掾後加右軍將軍鎮軍將軍卒官
贈輔國將軍衛尉少卿

子鸚襲永安末尚書郎走關西

王世弼京兆霸城人也劉裕滅姚泓其祖父從
裕南遷世弼兒長七尺八寸魁岸有壯氣善草
隸書好愛墳典仕蕭鸞以軍勳至游擊將軍爲
軍主助戍壽春遂與叔業同謀歸城景明初除
冠軍將軍南徐州刺史擬戍鍾離懸封慎縣開

國伯食邑七百戶後以本將軍除東徐州刺史
治任於刑爲民所怨有受納之譽歲餘爲御史
中尉李平所彈會赦免父之拜太中大夫加征
虜將軍尋以本將軍出爲河北太守治有清稱
轉渤海相尋遷中山內史加平北將軍直閤元
羅領軍又弟也魯行過中山謂世弼曰二州刺
史齟復爲郡亦當恨恨耳世弼曰儀同之號起
自鄧隲平北爲郡始在下官正光元年卒官贈

長子會汝陽太守
次子由字茂道好學有文才尤善草隸性方摯
有名士之風又工摹畫爲時人所服歷給事中
尚書郎東萊太守寵郡後寓居頴川天平初元
洪威搆逆大軍攻討爲亂兵所害時年四十三
名流悼惜之
江悅之字彥和濟陽考城人也七世祖統晉散
騎常侍劉淵石勒之亂南徙渡江祖興之父範
之並爲劉裕所誅悅之少孤仕劉駿歷諸王參

軍好兵書有將略善待士有部曲數百人蕭道
成初以悅之爲荊州征西府中兵參軍領臺軍
主遷屯騎校尉轉後軍將軍部曲稍衆千有餘
人蕭賾遣戍漢中就遷輔國將軍蕭衍初劉季
連據蜀反叛悅之率部曲及梁秦之衆討滅之
以功進號冠軍將軍武興氐破白馬進圖南鄭
悅之率軍拒戰大破氐衆還復白馬衍秦梁二
州刺史莊丘黑死詔各侯道遷與悅之及龐樹等
主李忻榮張元亮十六孫天與等謀以梁州內
既殺蕭衍使者及楊靈珍衍華陽太守尹天寶
率衆向州城悅之與樞忻榮勒衆逆戰爲天寶
所敗遂圍南鄭經四日衆心危沮咸懷離貳
悅之盡以家財散賞士卒身當矢刃晝夜督戰
會武興軍至天寶敗走道遷之克全勳款悅之
實有力焉正始二年夏與道遷俱至洛陽尋卒
年六十一贈輔國將軍梁州刺史追封安平縣
開國子食邑三百戶謚曰莊悅之二子文遙文
遠

文遙少有大度輕財好士士多歸之道遷之圖
楊靈珍也文遙奮劒請行遂手斬靈珍正始二
年除步兵校尉遭父憂解官永平初襲封拜前
軍出爲咸陽太守勤於禮接終日坐廳事望者
見之假以恩顏屏人密問於是民所疾苦大益
姓名姦猾吏長無不知悉郡中震肅姦刼息止
治爲雍州諸郡之最徵拜驍騎將軍輔國將軍
進號征虜將軍肅宗初拜平原太守在郡六年
政理如在咸陽遷後將軍安州刺史文遙善於

綏納甚得物情時杜洛周葛榮等相繼叛逆自
幽燕已南悉皆淪陷唯文遙介在羣賊之外於
城獨守鳩集荒餘且戰且耕百姓皆樂爲用建
義元年七月遘疾卒於州年五十五長史許思
祖等以文遙遺愛在民復推其子果行州事既
擁州任乃遣使奉表莊帝嘉之除果通直散騎
侍郎假節龍驤將軍行安州事當州都督既而
賊勢轉盛亹援不接果以阻陽彊寇內徙無由
乃攜諸弟并率城民東奔高麗大平中詔高麗

送果等元象中乃得還朝
果弟昂武定三年襲爵臨晉縣開國子食邑二百戶拜
文遠善騎射勇於攻戰以軍勳致效自給事中
稍遷中散大夫龍驤將軍
龐樹南安人世宗追錄謀勳封其子景亮襄邑
縣開國男食邑二百戶
李忻榮漢中人與樹俱鷙于天寶同時戰歿封其
子建為清水縣開國子食邑二百戶
張元真漢中人便弓馬至忠戰鬬以勳封撫夷縣
開國子食邑二百戶拜
軍左中郎將遷中散大夫加龍驤將軍卒贈左
將軍巴州刺史
士孫天與扶風人以勳封莫西縣開國男食邑
二百戶拜武功太守又襄陽羅道珍北海王安
世頹川辛諶漢中姜永等皆參其勳末
道珍除齊州東平原相有治稱卒於鎮遠將軍
屯騎校尉
安世將堅丞相王猛之玄孫也歷涉書傳敏於

人間自羽林監稍遷安西將軍北華州刺史卒
贈本將軍梁州刺史
諡魏衛尉辛毗之後有文學歷步兵校尉濮陽
上黨二郡太守卒贈征虜將軍梁州刺史
子儒之濟州司馬
永善彈琴有文學自外郎梁州別駕漢中太守
永弟漾亦善士性亦至孝爲漢中所歎服元羅
之陷也永入於建鄴遂死焉時有賴川庾導者
亦與道遷俱入國雖不參謀亦爲奇士歷覽史
傳善草隸書輕財重義仕蕭衍右中郎將
戍漢中及至洛陽環堵敝廬多與儒秀交游
積二十餘歲殊無宦情正光中乃除幽州左
將軍府主簿饒安令罷縣後仍客遊齊魯之
間天平中卒於青州時有皇甫徽字子玄安
定朝那人仕蕭衍歷諸王參軍郡守又道
遷之入國也徽亦因地內屬徽妻即道遷之
兄女道遷列上動書欲以徽爲元謀徽曰創
謀之始本不關預雖貪榮賞實內愧於心

遂拒而不許後刺史羊祉表授征虜府司馬
卒官

子和武定末司空司馬

和弟亮儀曹郎中

淳子誕字靈遠其父興宗蕭贖南安太守誕
或家安國之桓陵縣都父於路爲羣盜所害誕雖
年十二隨父向揚州道遇賊誕資給客旬朔之內遂得復
童稚而哀感奮發備
雖由是州里歎異
簿蕭衍除步兵校尉
京師陳伐蜀之計世宗嘉納之延昌末王師大
舉除驍騎將軍假冠軍將軍都督別部司馬領
鄉道守統軍誕不願先受榮爵乃固讓實官止參
戎號及奉辭之日詔遣主書趙桃弓宣旨勞勉
若討成都即以益州許之師次晉壽蜀人大震
屬世宗晏駕不果而還後以客例起家除羽林
監蕭衍遣將張齊攻圍益州詔誕爲統軍與刺
史傅豎眼赴援事寧還朝正光中秦隴反叛詔

誕爲西南道軍司假冠軍將軍別將從子午南出斜谷趣建安與行臺魏子建共參經略時衍益州刺史蕭淵猷遣將樊文熾蕭世澄等率衆數萬圍小劒戍益州刺史郤亂令子建拒之因轉營爲文熾所掩統軍胡小虎崔珍寶並見俘執子建遣誕助討之誕勒兵馳赴相對月餘未能摧殄文熾軍行之谷東峯名龍鬚山置柵其上以防歸路誕以賊衆難可角力乃密募壯士二百餘人令夜登山攻其柵及時火赴煙焰漲天賊以還途不守連營震怖誕率諸軍鳴鼓攻擊文熾大敗俘斬萬計擒世澄等十一人文熾爲元帥先走獲免孝昌初子建以誕行華陽郡帶白馬戍二年復以誕行巴州刺史三年朝議以梁州安康郡阻帶江山要害之所分置東梁州仍以誕爲鎮遠將軍梁州刺史永安二年四月卒時年六十贈安西將軍益州刺史謚曰莊

長子亢

亢弟胤字闕一字館武定末梁州驃騎府司馬

李苗字子宣梓潼涪人父膺蕭衍尚書郎太僕卿苗出後叔父略略爲蕭衍寧州刺史大著威名王足伐蜀也衍命略拒足於涪許其益州及足還退衍遂改授略怒將有異圖衍使人害之苗年十五有報雪之心延昌中遂歸闕仍陳圖蜀之計於是大將軍高肇西伐詔假苗龍驤將軍鄉導統軍師次晉壽世宗晏駕班師後以客例除員外散騎侍郎加襄威將軍苗有文武才幹以大功不就家恥未雪常懷慷慨乃上書曰

昔晉室數否華戎鼎沸三燕兩秦跳勃中夏九服分崩五方圮裂依皇祚承歷自北而南誅滅姦雄定鼎河洛唯獨阻荊揚尚阻聲教今德廣被於江漢威風遠振於吳楚國富兵彊家給人足以九居八之形有兼弱攻昧之執而欲逸豫遺疾子孫遠高祖之本圖非社稷之深慮誠宜商度東西戍防輕重之要計量壍壘險易安危之理探測南人攻守窺覩之情籌討之備然後去我所短避彼所長糧其至難攻

其甚易奪其險要割其膏壤數年之內荆揚可
并若捨舟楫即平原斂後踈前則江淮之所短
棄車馬游飛浪乘流馳逐非中國之所長彼不
敢入平陸而爭衡猶我不能越巨川而趣利若
俱去其短各恃其長則東南未見可滅之機而
淮汭方有相持之勢且夫滿昊相傾陰陽恒理
盛衰遞襲五德當運今以至彊攻至弱必見吞
并之理如以至弱禦至彊焉有全濟之術故明
王聖主皆欲及時立功為万世之業去高而就
下百川以之常流取日勿而避難安家以之恒勝
今巴蜀孤懸去建鄴遼遠偏兵獨戍許流十千
牧守無良專行劫剥官由財進獄以貨成士民
思化十室而九延頸北望日覬王師若命一偏
將弔民伐罪風塵不接可傳檄而定守白帝之
阨據上流之險循士治之迹蕩建鄴之逋然後
優武脩文制禮作樂天下幸甚豈不盛哉於時
肅宗幼沖無遠略之意竟不能納正光末二秦
及叛侵及三輔時承平既久民不習戰苗以隴

兵彊悍且君孚聚無資乃上書曰臣聞食少兵精利於速戰粮多卒衆事宜持久今隴賊猖狂非有素蓄雖據兩城本無德義其勢在於疾攻日有降納運則人情離阻坐受崩遺夫颯至風起逆者求万一之功高壁深壘王師有全制之策但天下久泰人不曉兵奔利不相待逃難不相顧將無法令士非教習以憍將御惰卒不思長久之計務奇正之通必有莫敖輕敵之患恐無充國持重之規加令隴東不守汧軍敗散

秦遂彊三輔危弱國之右臂於斯廢矣今且宜勤大將深溝高壘堅守勿戰別命偏師精兵數千出麥積崖以襲其後則汧岐之下羣妖自散於是詔苗爲統軍與別將淳于誕俱出梁益隸行臺魏子建子建以苗爲郎中仍領軍深見知待孝昌中還朝鎮遠將軍步兵校尉俄兼尚書右丞爲西北道行臺與大都督宗正珍孫討汾絳蜀賊平之還除司徒司馬轉太府少卿加龍驤將軍於時蕭衍巴西民何難尉等豪姓相

率請討巴蜀之間詔苗為通直散騎常侍冠軍將軍西南道慰勞大使未發會殺尒朱榮榮從弟世隆擁榮部曲屯據河橋還逼都邑孝莊親幸大夏門集羣臣博議百寮惟懼計無所出苗獨奮衣而起曰今小賊唐突如此朝廷有不測之危正是忠臣烈士效節之日臣雖不武竊所庶幾請以一旅之衆為陛下徑斷河梁城陽王徽中尉高道穆贊成其計莊帝壯而許焉苗乃募人於馬渚上流以舟師夜下去橋數里便放火船河流既駛倏忽而至賊於南岸望見火下相蹴爭橋俄然橋絕沒水死者甚衆苗身率士卒百許人泊於小渚以待南援既而官軍不至賊乃涉水與苗死鬬衆寡不敵左右死盡苗浮河而發時年四十六帝聞苗死哀傷久之曰苗若不死當應更立奇功贈使持節都督梁益巴東梁四州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梁州刺史河陽縣開國侯邑一千戶賵帛五百匹粟五百石謚忠烈侯苗少有節操志尚功名每讀

蜀書見魏延請出長安諸葛不許常歎息謂亮無奇計及覽見周瑜傳未嘗不咨嗟絶倒太保城陽王徽司徒臨淮王彧重之二王頗或不穆苟每諫之及徽寵勢隆極倩忌彌甚苟謂人曰城隕之敗當世罕及死之日朝野悲壯之及莊帝幽崩世隆入洛主者追苟贈封以白世隆世隆曰吾爾時羣議更一二日便欲大縱兵士焚燒都邑任其採掠賴茵京師獲全天下之善士也不宜追之

子曇龍襲爵武定末冀州儀同府刑獄參軍齊受禪爵例降

史臣曰壽春形勝南鄭要險乃建鄴之肩髀成都之喉嗌裴叔業夏侯道遷體運知機翻然鵲起舉地而來功誠兩茂其所以大啓茅賦兼列旒旃固其宜矣植不恒其德器小志大斯所以顛覆也衍才行將略不遂其終惜哉李庶王江雖復因人成事亦爲果決之士淳于誕好立功

名有志者竟能遂也李苗以文武幹局沉斷過人臨難慨然奮其大節蹈忠履義殺而後已仁必有勇其斯人之謂乎

列傳第五十九

魏書七十一